

Xueshan Jinpiadai

雪山金飘带

夏承政

张芳辉

著

○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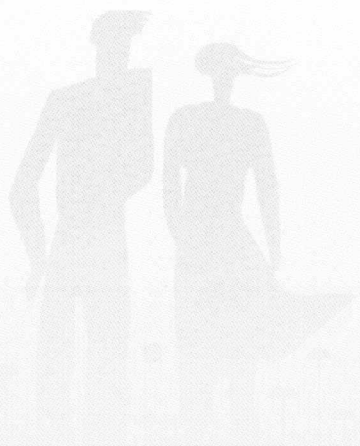


雪山金飘带

XUESHAN JINPIAODAI

夏承政 张芳辉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山金飘带 / 夏承政 张芳辉著.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5409-4063-8

I. 雪... II. ①夏...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1390 号

XUESHAN JINPIAODAI

雪山金飘带

夏承政 张芳辉 著

责任编辑 马安信

封面设计 邱云松

技术设计 虚 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编: 610031)

印 刷 四川省地矿局测绘队印刷厂

成品尺寸 240mm × 165mm

印 张 21.5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9-4063-8

定 价 38.6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28) 87734160 87734151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5310105

● 代序

满腔热忱为高原道班养路工人塑像

田闻一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修筑起来的川藏公路，堪称世界奇迹。它西出成都平原，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川藏高原上，跨千山越万水，直抵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从此将首都北京和拉萨连结起来，将内地和西藏连结起来。在青藏铁路通车前的半个世纪里，这条公路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被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四川、西藏人民理所当然地、深情地称为“幸福路”、“通天路”，并将它形象地比喻为“远飞的大雁”、“天边的彩虹”、“幸福的哈达”、“金色的飘带”……

然而，修路难，要维护这条道路的畅通更难。

雀儿山，是横亘在千里川藏线上的第一险隘，是一只拦路虎。它海拔五千多米，山上经常云遮雾罩，白雪皑皑，空气稀薄，连鸟儿也难以飞过。雀儿山“红旗道班”，一直是个英雄集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涌现出来的“陈德华道班”名震全国，他们的先进事迹为全国多家媒体广泛报道宣传。这个道班的各民族工人团结奋斗，舍生忘死，用无数常人难以想象的点点滴滴，用他们的青春乃至生命保障了险隘国道畅通的英雄事迹，感动了中国！

英雄集体的涌现绝非凭空而来，而是靠一代一代的模范个人、先进群体共同浇铸出来的。而最早注意到雀儿山英雄道班特殊贡献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两位作家——张芳辉和他的挚友夏承政。

那时候，他们正当中年，志同道合，不远千里多次来到雀儿山上，爬冰卧雪，深入工地体验生活。然后，满腔激情地、艺术地展开想象和加工，在八十年代写出长篇小说《雪山作证》。这部作品由于真实地表现了雀儿山道班工人们不同凡响的生活，其中某些章节被多种书刊作了选载，如《弯弯冰雪路》（载《西藏文学》）、《雪山作证》（载《甘孜藏族自治州建州三十周年文学作品选》）、《抹不去的色彩》（载《凤凰迎春》）、《折不散的恋人》（载《春绿凤池》）等，这些作品读者读后，深为感动。

也是上个世纪，在时代浪涛的冲击下，两位作家分别在四川西北、西南民族地区，按照不同的人生轨迹，在曲折、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跋涉，继续着他们在文学上的努力。曾经作为四川省省级报刊一名年轻的文艺编辑，承政在极左路线肆虐下，早在五十年代后期就被下放到凉山西南多民族杂居的德昌县工作。后来，他多次放弃了调回省城里工作的机会，心甘情愿地落地生根，留在基层文化部门从事群众性文学辅导工作，主编文学书刊，培养各民族作者；尤其是为抢救当地各民族的民间文学遗产，作出很大贡献。颇有文学功底的芳辉，先在《甘孜报》做编辑部主任，终因受康藏文化的强烈吸引，后来去了西藏，在藏区工作长达三十五年，直到退休。在曲折而坎坷抑或说是悲怆而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他们热爱生活，坚持业余创作，矢志不渝。新时期以来，他们将主要的创作注意力，集中到他们生活多年的少数民族地区 and 当地人民群众身上，创作并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和电视剧文学剧本，并获得奖励。

坎坷、曲折抑或是苦难的生活，最终成就了他们。近两年，他们相继有长篇小说问世，作品以他们独到的生活和视角，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承政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小说《红尘知己》。在这部三十五万言的作品中，他以多年的生活体验，以他至今仍生活在那里的凉山一个小县为引线，在广阔、深厚的时代背景上展开故事，刻划人物，深化生活，另辟蹊径，感人至深。芳辉的《格达活佛》以及根据他这部长篇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映后反响强烈。生活——正是他们所经历的或是苦难或是幸福的生活给了他们丰厚的回报。

上个世纪不幸在中国大地上施行的极左路线，对我们国家，尤其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毁灭性的打击。这一点，在承政身上表现得非常典型，他的身心饱含着时代的辛酸。但是，已经退休多年并且左眼因视网膜脱落而半失明的他，却是退而不休，壮心不已，笔耕不辍，不知老之将至，九死而不悔。如今，他与芳辉合著的长篇小说《雪山金飘带》问世了；他又创作了《雪山金飘带》后续故事的电影电视剧文学剧本《心中的雪莲》，现也已出版。我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的是作者本人——两只不屈不挠的精卫鸟！

《雪山金飘带》这部小说，开篇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主人公之一的纺织女工李芳，由于对爱情和婚姻出现的问题深感困惑，只身去到雪域高原探寻未婚夫——却拉山道班代理班长、转业军人李康，求解心中之谜。故事中，忠厚可敬的老班长孙裕国和李康、尼玛吉村、于玲、熊黑娃、梅朵等一批生龙活虎般的热血青年，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们和道班同志一起经历了可怕的雪崩、饥寒的威胁、爱情的考验以及“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搏斗，展示了他们对人民的热爱、对祖国的忠诚。李芳置身其间，深为感悟，终于得到了最圆满的答案，也让

读者留下了珍贵的回忆。

在我看来，一部作品是否具有震撼力，得有两个条件：其一，作者是否有真实的生活体验和丰厚的生活积累？其二，作者是否有对这段生活的概括力和表现力？无疑，承政、芳辉两位作家具这两方面的功力。因而，他们的这部作品是成功的。我相信，细心的读者读完这部作品，一定会比我在这里说的感触更多。因为，生活本身的精彩，是那些坐在书斋里的作家想当然编造出来的人物和故事所无法比拟的。

2006年10月1日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巴金文学院院士）

目 录

代 序 满腔热诚为高原道班	第七章	(62)
养路工人塑像 田闻一 (1)	第八章	(73)
引 子	第九章	(84)
(1)	第十章	(90)
第一章	第十一章	(99)
(4)	第十二章	(110)
第二章	第十三章	(123)
(14)	第十四章	(136)
第三章	第十五章	(146)
(20)	第十六章	(155)
第四章		
(29)		
第五章		
(45)		
第六章		
(53)		

MULU

第十七章	(163)	第二十七章	(264)
第十八章	(174)	第二十八章	(271)
第十九章	(181)	第二十九章	(282)
第二十章	(200)	第三十章	(290)
第二十一章	(210)	第三十一章	(298)
第二十二章	(224)	第三十二章	(312)
第二十三章	(232)	第三十三章	(321)
第二十四章	(238)		
第二十五章	(245)	代 跋 圆了为道班工人塑像	
第二十六章	(252)	的文学梦	夏承政 张芳辉 (335)

引子

—— 九六二年大年初二这一天下午，她突然来了，独自一人从千里之外的重庆市风尘仆仆地来到川藏高原雪山脚下这座小城。

黎明时分，灰蓝色的天空闪烁着稀疏的晨星，飘浮着波纹似的白云。惯常早起的主妇们已经煮上了清茶，无数平顶房屋上袅袅升起乳白色的炊烟，空气中弥漫着烧牛粪的气息。宁谧的小城被笼罩在一层轻轻的烟雾里。

朦胧曙色中，她像赴约会似的小心地躲过那条卧在客房通道里的棕色牧羊犬，悄无声息地步出养路段招待所，沿着公路旁一排高大的白杨树，踏着一层白白的积雪，独自向城西渡口走去。

她像一株冷杉树，孤零零地伫立在宽阔的、缓缓东流的雅砻江之滨。在上游不远处有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桥，正利用涧水季节进行维修，这里便作为临时渡口。紧靠江岸，静静地泊着一艘小拖轮和一艘平板渡船。汹涌的波涛夹着破碎的冰块在江心奔流，卷起一个又一个漩涡；江水用力地拍打铺满鹅卵石的江岸，发出颇有韵味的响声。

她站在一块被人践踏的干枯的草坪上，凛冽的寒风恣意地抚弄她那

柔软的短发，弥漫的雾气使她感到更加寒冷。她打了一个冷噤，急忙裹上头巾，又捂上口罩，神情专注地向灰濛濛的对岸眺望。但无论什么也看不清楚。

昨天晚上，她住在招待所客房里，不知是“高山反应”，还是由于内心的困扰，躺在床上久久不能成寐，但是，却清晰地听见木板壁那面两位男旅客的谈话声：

“这几天，却拉山上还下大雪吗？”

“下。大风大雪是却拉山的常客。”

“路不好走吧？”

“很难走。一年四季却拉山都没有好路走。”

“不是说‘七、八、九，正好走’吗？”

“那是编的顺口溜。就是‘七、八、九’（月）也发生泥石流。”

“年年都发生？”

“差不多吧！……可现在是‘正、二、三，雪封山’啊！下一场大雪，公路上积雪几尺厚；天晴久了，又常常发生雪崩。雪崩啊，排山倒海一样，像是整座山都压了下来。去年一次雪崩，垮塌的雪方压住七、八台车，死了十几个人。”

“山上的道班是干什么的，白吃人民的大米吗？”

“话不能这样说。昨天我在山上被阻了车，道班同志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一直干到下午才把公路抢通，辛苦呀！却拉山道班是全省交通系统的先进单位呢！”

“这几年到处是虚报浮夸说假话，有多少真先进！”

“不信你去试一试。在海拔五千多米的雪山上，不要你养路，能住下来就算你了不起……”

这就是却拉山给她的初次印象，也震动了她的心弦。在春节前夕，李妈给她鼓足勇气，从山城出发，乘了火车换汽车，一路奔波，直颠得她骨头散架，精疲力竭。但是，对于她来说，只要能上却拉山寻求到人生道路上的那个重要答案，又有什么忍受不了的艰辛呢？她想了整夜，无论却拉山多么可怕，她一定要上山去，一定要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人。而她现在急于见到的人，正是却拉山道班的代理班长。听汪段长说今天他要赶来段上开会，要从对岸乘渡船过来。这时，她环顾四周，大地仍处于黎明的寂静中，只听见江面浮动的冰块碰撞时发出的“吱，吱”声以及附近偶尔传来一阵犬吠声。她当然明白，她要等待的人绝不会这么早就出现在眼前。她为自己急不可耐的稚气行动感到好笑。

她在这儿站久了，双腿冻得有些麻木，只好把手插进那件蓝底白花罩衣的口袋里，在又冷又硬的乱石滩上来回地走着。

当绯红的朝阳从雪山峰顶升起的时候，渡口活跃起来。笨重的平板渡船缓缓地摆渡，身穿白色救生衣的渡船工人站立船头，操起长长的篙竿不断排开那些碰撞渡船的冰块；一辆又一辆汽车来的来，去的去，鸣着喇叭，匆匆忙忙地从她身旁驶过。

她强忍着寒冷和饥饿，一直等到中午时分，急切想见到的人连影子也没有出现。于是，她心里渐渐生出一种莫名的慌乱和惶惑，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她掏出一张洁白的手帕，将那不知不觉间溢出的泪水轻轻地拭去。

她备受爱的煎熬的心灵，面对深邃的苍穹、峭立的群山、滔滔的江水，在呼唤着那个强烈地吸引着自己千里迢迢来到高原寻找的人的名字：

“李——康——”

第一章

吃罢午饭，养路段段长汪却从伙食团买了两个黑乎乎的拳头一般大的连麸面馒头和一碟莲花白泡咸菜，回到办公室坐下来，聚精会神地为上午举行的紧急会议起草一份纪要。这是一个身材魁梧年纪四十开外的藏族汉子，过去在一次施工中，他参加排除哑炮耳朵受震之后听觉有些失聪。可他这会儿却听见院子里响起一阵熟悉的、匆忙的脚步声，接着是大头毛皮鞋在阶沿上躁动的声音，不轻不重，一定是在抖落那鞋上的泥雪。

“这家伙！”汪却嘟哝着掉过头去，期待地望着那幅黑色的牛毛毡子门帘。果然，一个生气勃勃的年轻人掀开门帘“咚”地跨进屋来。

“李康！”汪却伸出一双坚实有力的大手迎上去，热情地连声招呼道：“呷特，哈尼！”^①

李康年纪不过三十，面目周正，肩宽膀圆，由于受雪山强烈紫外线照射，使得皮肤呈古铜色，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这时，他在藏式桌旁

^① 藏语：辛苦了，兄弟！

边铺有卡垫的长凳上坐下来，大声抱怨道：“真急死人！平时不想搭车，汽车接二连三开过去；真要搭车，半天也见不着一辆，害得我开会缺席。唉！”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这次紧急会议，是要你这个却拉山道班的班长唱主角啊。”汪却递给李康一支凭票证供应的“长征”牌香烟。

“段长，快把会议精神告诉我。”李康摘下剪羊绒军帽，擦着额上的汗，心急火燎地要求道：“下午我还得赶回去。”

汪却意味深长地笑道：“我看你是回不去喽！”

“回不去！”李康惊异地说：“是调我回段上啦！”

“别急。先填饱肚子要紧。”汪却指着馒头、泡菜，抱歉地说：“困难时期嘛，大家克服克服。等我有了糌粑、酥油茶，再招待你。”

李康掰开馒头夹上咸菜，大口地吃着：“有吃的就好。什么大实话我也不说了，我只管干实事……”

汪却听见李康的话，顿生感慨。去年反右倾时，段上收到一些揭发材料，党委韩书记偏听偏信，把李康这个全段屈指可数的技术员、又是大桥施工中的先进工作者当做右倾典型弄来批判。尽管汪却不同意乱反、乱处分，终因处于“少数”而被否定，最后还是把李康给贬下基层去了。现在，李康只淡然一笑说：“对搞技术的人来说，下到基层正好施展嘛，什么改弯、提沉陷、维修桥涵，什么筑防冰墙、清除塌方，哪样都用得上技术。说不准有一天，我会写出几篇学术报告来，那些靠整人往上爬的人恐怕更要气得七窍生烟了。”

“让他怄气去吧，就是气得去跳金沙江也是活该！”汪却若有所思地又说：“不过，一个单位没有骨干分子不行。俗话说：只要会放牧，就有奶子挤。你应当趁早物色年轻人，以后接你的班。”

“那好。以后可不要诬蔑我重用‘坏人’，再给戴上一顶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帽子。”

“干吧，真金不怕火炼。那时候若真要戴什么帽子，我给你扛着。”

“这是考验我嘛，咋能推给你。”李康坦诚地说：“段长，我们班的机械组长尼玛吉村，人挺正派，把全组七、八个人捏得拢，四台推雪机随时能冲锋陷阵。只是近来成天闷闷不乐，没有笑脸，好像一只被打伤了野鹿。”

“我知道。他和柳丽的事，早已满城风雨。”汪却关切地说：“小柳不是常去山上吗？”

李康点了点头：“他俩裂痕深，好像还没捏拢来。”

“有人说，小柳上山去老爱往你寝室里钻。说你两个在一起又是说又是笑挺热乎的……”汪却脸上露出忧虑的神色。

“妒忌吗？老伙计！”李康哂笑道：“我认为不必把人与人的关系搞得紧兮兮的，还是多一点友情好。我同小柳谈得来，东说山，西说海，什么都谈……”

“就是不谈情，不说爱？”

“也谈。不过不是我和她。”李康叹了一口气：“我知道她很痛苦，也很寂寞……”

“你是同情。”汪却点了点头：“只要了解她的遭遇的人，都会掉眼泪。人在顺利的时候，他记你一时；在困难的时候，他记你一辈子。李康，作为班长，仅仅同情是不够的，还该多做工作，让他们重新获得爱情。”

“段长你真是菩萨心肠！”李康委屈地嘘了一口气：“不过，你刚才绷着脸倒像是在审问我，我可真冤！”

“我这不是在调查吗？好了，我们言归正传吧。”汪却递给他一个卷宗：“你先看看再说。”

李康一面贪婪地吸着烟，一面看文件——

“……今年以来，西藏东南地区连续遭受特大暴风雪袭击和巨大的山体滑坡、雪崩灾害，数十万藏族同胞被风雪所困，衣缺粮尽……内地派来的大批救灾车队将于×日开始陆续通过却拉山，要求我段各道班立即加固桥梁，清除塌方，确保公路畅通……”

李康看看日历手表，现在离第一批车队到达还有十天时间。他思忖着说：“这几天该不会降大雪吧？”

“就是有一场大雪哪！”汪却搔了搔脑袋说：“真是唱藏戏又跳弦子——热闹凑一块啦！昨天气预报说，由于受西北利亚寒流的影响，将有一场特大暴风雪袭来，而且持续时间长，却拉山近百公里路段，积雪可能达到一公尺左右。好家伙！这可是几年来少见的大雪。”

“真糟糕！”李康心里叫起苦来。他不是害怕，在雪山上养路，哪免得了同暴风雪打交道。只是这次“保驾”事关重大，眼下道班上的同志回内地探亲的、治病的就是好几个，剩下的十几个人能战胜这场雪灾吗？……他把忧虑的目光移向窗外变得阴沉的天空，沉吟不语。

“是一块硬骨头呀！”汪却拍拍李康的肩膀说：“可你不是才套上笼头的马驹。过去，无论是修建桥梁还是公路改线，哪一项艰巨的工程难倒过你。俗话说，是雄鹰不怕风暴，是猎人不怕豺狼。是好汉敢于挑重担嘛！”

“我是愁的人手……”

“要人吗？我给。”

李康喜形于色地说：“给多少？”

“全给你。”汪却狡黠地拉长声音说，“可都是没有长胡子的。”

“那还用说。能上却拉山的，当然都是棒小伙儿。”李康兴奋地说。见汪却连连摇头，不知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便问：

“未必是……”

“妇女半边天……”

“女的！”李康蓦地站起身，涨红着脸说道：“让女娃娃上却拉山，你真会开玩笑！”

“小小蚂蚁的腰上，也有不断的金刚杵嘛。再说，你们道班的人老是叫喊生活枯燥嘛，难道不欢迎女同志上山？”

“这……这是去雪山上养路，不是让她们去抛绣球啊！”李康叫苦不迭，但他听出汪却的语气很硬，知道推不掉了，只好无可奈何地说：“这些‘千金’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是总段刚分配来的。”汪却一本正经地介绍说：“一个叫胡婉秋，十九岁，高中毕业。她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有志气，应当欢迎嘛。”

“欢迎。咋不欢迎！”李康悻悻不乐地掏出小本子记下姓名：“下一个叫什么？”

“叫于玲，是总段从筑路工程队抽调来的技术员，先让她上山……”

李康不动声色地问道：“她几岁？”

“二十二岁，未婚，共青团员。”汪却说，“记住，完成这次任务后她就回段上。”

“只是打短工！不能留下来？”李康对技术员是看重的，倒不在乎是男是女。

“想得美！全段的机械化养路，要靠她出力呢。”